

类型学视角下的布朗语名量词研究*

陈 娥

[提要] 本文从类型学视角对布朗语名量词的特点进行描写与分析, 指出布朗语名量词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认为布朗语名量词在发展中受傣语、汉语较多影响, 语言接触是布朗语名量词结构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布朗语 名量词 类型学

中国语言的研究, 量词是热门之一,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的布朗语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周植志、颜其香(1983), 李道勇、聂锡珍、邱锬锋(1986:37-40), 刘岩(2006)等的论著中都有简单介绍, 但未见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在田野调查所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 从类型学、语言接触学的视角对布朗语昆墨话的128个名量词进行专题分析^①。

一 布朗语的名量词

从世界语言量词的发展情况看, 名量词的丰富程度大致可分为萌芽型、较发达型和发达型三类。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 我们认为衡量标准主要有两条: (1) 名量词的类别是否齐全, 数量和种类有多少, 特别是个体量词是否丰富。 (2) 在句法中使用名量词是否具有强制性, 即是否一定要用量词。根据上述标准, 藏语、景颇语等的量词属于萌芽型, 汉语、壮语等的量词属于发达型, 布朗语等的量词属于较发达型。布朗语名量词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 名量词门类齐全

布朗语名量词的数量、种类较多。在类别上, 可以根据它的语义特点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不定量词等。在来源上, 主要是固有量词, 也有借用量词。例如:

个体量词:	kan ⁵⁵	支(笔)	kʒaɪ ⁵⁵	只(手)
	kua ³⁵	棵(树)	phʒoɪ ⁵⁵	个(球)
集体量词:	kja ³⁵	排(牙齿)	tɕa ³⁵	串(珠子)
	mat ⁵⁵	把(谷子)	pək ⁵⁵	捆(钢筋)

度量衡量词, 既有早期的非标准度量衡量词, 又有现代标准度量衡量词。度量衡量词按语义可分为两类:

标准度量衡量词:	sək ³⁵	尺	təŋ ⁵⁵	斤(肉)
----------	-------------------	---	-------------------	------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布朗语方言地图集”(18BYY211)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 布朗语昆墨话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委会的布朗族使用的语言, 属于布朗语乌方言。发音合作人是岩罕保, 男, 34岁, 初中学历。

	buŋ ⁵⁵	石(米)	tan ⁵⁵	吨(米)
非标准度量衡量词:	thap ⁵⁵	庹	ʃa ⁵³	拃
	ʃu ³⁵	指(宽)	ʃu ^{35①}	里(路)
不定量词:	keŋ ⁵⁵	些	tɕəm ³⁵	些
	phɔŋ ⁵⁵	很多	kot ³⁵	很少
借用量词:	an ³⁵	个(人, 借傣语)	but ⁵⁵	首(歌, 借傣语)
	kan ⁵⁵	支(笔, 借傣语)	phjen ⁵⁵	篇(文章, 借汉语)

(二) 表义比较细致

布朗语名量词的语义分工较细。

布朗语指称块状物体的量词有 3 个。根据所指称物体的大小、厚度的不同使用不同的量词。如: xɒp³⁵ “块”指称板子、玻璃、窗帘等薄片状物体; xon³⁵ “块”指称砖头、石头、手表、肥皂、肉等立体的块状物体; puŋ⁵⁵ “块、份、处、片”指称森林等大面积的成片物体。

布朗语指称“根”状物体的量词有 5 个。根据所指称物体粗细的不同, 使用不同的量词。如: lik⁵⁵ “根”指称烟, tɔŋ⁵⁵ “根”指称树枝, ʃem⁵⁵ “根”指称棍子, ɕen⁵⁵ “根”指称藤子、筋、鞭子、肠子、稻草、电线、沟、草等有一定长度且细长的事物, tuan³⁵ “根”指称扁担。

指称串状物体有 3 个量词。tɕa³⁵指称人工穿成的串状物体, 如: tɕa³⁵ “串(珠子、钥匙)” ; ɕiŋ⁵⁵指称个体较大的天然长成的串状物体, 如: ɕiŋ⁵⁵ “串(香蕉)” ; ɕi²¹xon³⁵指称天然长成的个体较小的物体, 如: ɕi²¹xon³⁵ “串(葡萄)”。

在句法中, 表达名词的数量时, 量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强制性。例如:

bʒaŋ ²¹ a ³⁵ to ³⁵	两匹马	stɔi ²¹ mɔ ³⁵ kɔŋ ⁵⁵	一瓶酒
马 两 匹		酒 一 瓶	
kə ³⁵ ne ⁵³ mɔ ³⁵ xon ³⁵	一块肉	ɕi ²¹ mɔ ³⁵ phʒoŋ ⁵⁵	一个果子
肉 一 块		果子 一 个	

数词与名词结合时, 大多数都不能缺少量词, 只有少数不能带量词, 数词直接与名词组成“数+名”结构。如: mɔ³⁵ (一) muan³⁵ (话) “一句话”。

二 布朗语名量词发展过程的特点

与其他语言相比较来看, 布朗语名量词在发展过程中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布朗语名量词与佤语、德昂语、克木语量词相比较, 只有thap⁵⁵ “庹”、ŋai³⁵ “眼睛”、xon³⁵ “块”等少数量词能找到同源关系(刘岩 2006), 多数名量词无同源迹象。这说明, 原始孟高棉语时期名量词已经萌芽, 但很不发达, 也说明布朗语名量词大多是与其它孟高棉语分化以后才产生的。

(二) 布朗语保留一定数量的反响型名量词。这类量词在量词中是最早的或古老的。布朗语的反响型名量词来源于名词, 若名词是单音节的, 取整个音节, 若名词是双音节的, 取前一个音节。例如:

① 这个词的原义是吹牛角的声音所传到的范围, 用来表示“里”。

sak ²¹ mo ³⁵ sak ⁵⁵	一粒谷子	ph3øŋ ²¹ mo ³⁵ ph3øŋ ⁵⁵	一个果子
谷子 一 谷子		果 一 果	
la ²¹ thu ²¹ mo ³⁵ la ⁵⁵	一片菜叶	x3aŋ ³⁵ ci ²¹ mo ³⁵ x3aŋ ³⁵	一朵花
菜叶 一 叶		花 一 花	

布朗语的反响型名量词可分为典型反响型名量词和非典型反响型名量词两类。典型反响型名量词具有指称名词的语法功能和定指的语法意义，但没有指称所属具体事物的性状概念意义，也没有表示名词的类别、性质、状态等不定指的语法意义。非典型反响型量词除了带有定指和不定指的语法意义外，还有较明显的概念意义（戴庆厦、蒋颖 2004:145-150）。

x3aŋ³⁵ci²¹mo³⁵x3aŋ³⁵ 一朵花（典型反响型名量词）
花 一 朵

sak²¹mo³⁵sak⁵⁵ 一粒谷子（非典型反响型名量词）
谷子 一 谷子

但从量词演变的路径来看，布朗语典型反响型名量词大多已向非典型反响型名量词方向发展，具有类别名量词的性质。如 la⁵⁵原只用于指称菜叶，后来能用于指称与菜叶薄片状相似的“纸”、“唱片”、“钞票”上。这种演变反映了反响型名量词从指称一种事物到指称一类事物的演变，即反响型名量词从定指的语法意义向不定指的语法意义的演变。例如：

la ²¹ thu ²¹ mo ³⁵ la ⁵⁵	一片菜叶	ci ^ŋ ⁵⁵ mo ³⁵ la ^ŋ ⁵⁵	一片树叶
菜叶 一 叶		树叶 一 片	
pau ³⁵ fj ⁵³ mo ³⁵ la ⁵⁵	一张报纸	kə ³⁵ lat ⁵³ mo ³⁵ la ⁵⁵	一张纸
报纸 一 张		张 纸 一 张	

这是量词性质的一种转变。又如 sak⁵⁵，最初表示“谷子”个体的量，后来发展成颗粒状物体的量。例如：

sak ²¹ mo ³⁵ sak ⁵⁵	一粒谷子	ph3øŋ ²¹ sak ²¹ mo ³⁵ sak ⁵⁵	一粒种子
谷子 一 谷子		种子 一 粒	
sak ²¹ vai ³⁵ vam ³⁵ mo ³⁵ sak ⁵⁵	一粒瓜子	eŋ ²¹ ci ³⁵ mo ³⁵ sak ⁵⁵	一粒老鼠屎
瓜子 一 粒		老鼠屎 一 粒	

（三）多数个体名词指称时必须使用量词，但还保存了名词指称时不使用量词的古老形式。这种现象体现了布朗语个体量词从不发达向发达方向的发展。例如：

a ³⁵ iŋ ⁵⁵	两个人	mo ³⁵ la ³⁵ vaŋ ⁵⁵	一扇门	uai ³⁵ muan ³⁵	三张嘴
两人		一 门		三 嘴	

三 布朗语名量词受傣语、汉语的深度影响

由于布朗族与傣族长期毗邻而居，又普遍兼用汉语（西南官话），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傣语、汉语的深度影响，名量词也不例外。据统计，在 128 个名量词中，布朗语固有量词有 66 个，占 51.5%；借自傣语的量词有 39 个，占 30.5%；借自汉语的有 23 个，占 17.9%。从借用时间上看，早期借用量词多来自傣语，近现代借用量词多来自汉语。名量词的借用是布朗语名量词丰富发展的重要手段，也使得布朗语的名量词逐渐向发达型发展。

（一）借自傣语的名量词

借自傣语的名量词涉及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等类别。

1. 个体量词。如: an³⁵ “个(人)”、but⁵⁵ “首(歌)”、kan⁵⁵ “支(笔)”、kua³⁵ “棵(树)”、lam³⁵ “架(飞机)”、lan³⁵ “个(宫殿)”、lau³⁵ “杆(枪)”、lik⁵⁵ “支(烟)”、lim⁵⁵ “颗(牙)”、paŋ⁵³ “挑(柴)”、phən³⁵ “件(衣服)”、çen⁵⁵ “条(路)”、pun⁵⁵ “道(河堤)”、put⁵³ “节(骨头)”、təŋ³⁵ “锅(饭)”、thien⁵⁵ “把(刀)”、tʃə⁵⁵ “样(东西)”、to³⁵ “头(牛)”、xəŋ⁵⁵ “间(房)”等。

2. 集体量词。如: kəp⁵⁵ “沓(钱)”、kuŋ⁵⁵ “双(袜子)”、tʃiəm³⁵ “群(人)”、kəŋ³⁵ “堆(石头)”、xəp⁵⁵ “圈(牛)”、xza³⁵ “圈(猪)”、mat⁵⁵ “把(谷子)”等。

3. 度量衡量词。如: tu³⁵ “斗(米)”、teŋ⁵⁵ “碗(饭)”、ɔa⁵⁵ “罐(菜)”、thuŋ⁵⁵ “桶(水)”、kap⁵⁵ “盒(饭)”、aŋ³⁵ “缸(酒)”、kəŋ⁵⁵ “瓶(酒)”等。

借自傣语的名量词,有的是傣语固有词,有的是傣语借用汉语的名量词,布朗语又从傣语借用傣语里的汉语名量词。如: lau³⁵ “杆(枪)”、kua³⁵ “棵(树)”、lik⁵⁵ “支(烟)”、tu³⁵ “斗(米)”、aŋ³⁵ “缸(酒)”等。

(二) 借自汉语的名量词

借自汉语的名量词有 23 个,领域涉及个体量词、度量衡量词和集体量词。汉语借词,从语音特点上能够看出都是近现代借入的。

1. 个体量词。如: tshəŋ²¹ “层(灰)”、thiau³⁵ “条(原则)”、fəŋ⁵⁵ “封(信)”、pu³⁵ “部(电影)”、tuan³⁵ “段(甘蔗)”等。

2. 集体量词。如: tui³⁵ “对”、tʃhuan³⁵ “串(葡萄)”、fu³⁵ “副(手套)”等。

3. 度量衡量词。如: ja³⁵ “(一) 拃(长)”、lian⁵⁵ “(一) 两(酒)”、tʃɔŋ⁵⁵ “(一) 角(钱)”、phan²¹ “盘(菜)”、xu³⁵ “壶(水)”、lɔŋ⁵⁵ “箩(米)”等。

借用名量词对布朗语名量词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满足布朗语表量精细化的需求。布朗族与傣族世代毗邻而居,在长期的接触中,布朗语从傣语中借用了大量量词来丰富自身的量词系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与汉族交往的加深,布朗语又从汉语中吸收了不少现代汉语名量词,新出现的事物的量词布朗语几乎都借用汉语名量词。其次,改变了布朗语数量名结构的语序。现代布朗语指称事物的量时,有“数+名”、“数+量+名”、“名+数+量”三种形式。“数+名”应是量词产生之前的形式;“名+数+量”与佤语、德昂语、克木语等属于同一形式,该结构应属于佤-德昂语支的原始形式;“数+量+名”应是受汉语影响产生的新形式。三种语序各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中。

布朗语的名量词大都是单音节的,在 128 个名量词中只有 3 个是双音节的,而傣语、汉语的名量词也大都是单音节的,所以借进布朗语的傣语、汉语名量词都是单音节的。这些借词进入布朗语后很容易融入其量词系统。

布朗语与傣语、汉语接触,不仅丰富了布朗语的名量词,而且与汉语的接触还一定程度上改变布朗语名量词的语序。

四 布朗语名量词的形成和演变受分析性语言特点的制约

语言词类特点的形成演变往往受语言类型特点的制约。布朗语是一种分析性语言,词汇以单音节词居多,形态变化少,词的义项多,语序固定,靠语序和虚词表达语法意义。这些

分析性特点是布朗语量词产生的有益土壤,也制约着布朗语名量词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分析性特点也丰富和发展了布朗语的名量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单音节词根决定布朗语名量词的形式及丰富性

布朗语是一种单音节词较强的语言。在360个基本词汇中,单音节词有210个,占58.3%,双音节词有130个,占36.1%,三音节词有18个,占5%,四音节词有2个,占0.6%。而且在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中,大多是由两个或三个单音节词根构成的。如: $tham^{21}$ (蛋) ηja^{35} (鸡) “鸡蛋”、 lom^{21} (年) i^{55} (这) “今年”、 $khok^{21}$ (牢房) $th\zeta o\acute{a}k^{35}$ (牛) “牛圈”、 suk^{21} (毛) ηai^{35} (眼睛) tho^{55} (上面) “眉毛”等。在有的词类中,单音节词占绝大多数,如名量词。在128个名量词中,单音节词有125个,只有3个是双音节词。

布朗语名量词的单音节性与数词的单音节性容易形成双音节韵律。布朗语“十”以内的数词多是单音节的。单音节数词与单音节量词相组合就形成了具有节律和谐特点的双音节词,这是产生“数量结构”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在藏缅语中也能看到。藏缅语多数语言,如果数词是单音节的,个体量词就发达,反之量词就不发达或极少(戴庆厦、蒋颖 2004:145-150)。布朗语中存留的“数+名”模式,应是原始布朗语表量的较早形式,它为后来“名+数+量”结构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必要的语法模式。但是,仅有语法模式的类推机制还不足以产生个体量词,还要有表音清晰的需求。从各类名量词的表义功能看,度量衡量词、集体量词的表义功能大,因此,表达度量衡和集体量时必须使用名量词,否则就无法表示名词的量。相对而言,个体量词的表义功能就不是很重要,在句中用或不用不影响数量的表达。如布朗语有些个体名词指称时就不用量词: mo^{35} (一) $i\eta^{55}$ (人) “一人”、 mo^{35} (一) $muan^{35}$ (话) “一句话”等,个体名词表量时不能使用量词,而是数词直接与名词组合表达数量。现代布朗语在表集体量、度量衡量以及绝大多数个体事物的量时,量词已成为强制性成分。个体量词的使用并不完全是表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数词表义的清晰度和双音节化的需要。

(二) 名量词与数词、名词组合时语序相对固定

布朗语名量词与名词、数词结合的语序分三种情况,各有自己的语义、来源及用途。

1. 多数名量词可用“名+数+量”和“数+量+名”两种语序,两种语序表达同样的语义。如表达“一块石头”、“一口饭”,下面的两种说法都可以。

$\epsilon i^{35} po\eta^{55} mo^{35} xon^{35}$	一块石头	$mo^{35} xon^{35} \epsilon i^{35} po\eta^{55}$	一块石头
石头 一 块		一 块 石头	
$up^{55} mo^{35} muan^{35}$	一口饭	$mo^{35} muan^{35} up^{55}$	一口饭
饭 一 口		一 口 饭	

“名+数+量”是布朗语的固有语序形式,“数+量+名”是长期受汉语的影响新增加的语序。从使用频率来看,“名+数+量”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数+量+名”。从使用对象来看,前者是绝大多数布朗人习惯使用的语序形式,后者是少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布朗族偶尔使用的。

2. 少数名量词只有一种语序。例如:

$la^{21} thu^{21} mo^{35} la^{55}$	一片菜叶	$i\eta^{21} mo^{35} \zeta om^{55}$	一村人
菜叶 一 片		人 一 村	
$mo^{35} phen^{21} me^{255}$	一对夫妻	$thi^{21} mo^{35} xuan^{35}$	一个手指
一 对 夫妻		手指 一 个	

3. 少量名量词使用两种语序,但语义不同。例如:

mɔ ³⁵ ʃiɔm ³⁵ ɿ ⁵⁵	一群人	i ²¹ mɔ ³⁵ ʃiɔm ³⁵	一族人
一 群 人		人 一 群	
sak ⁵⁵ mɔ ³⁵ tən ⁵⁵	一点（谷子）	mɔ ³⁵ tən ⁵⁵ sak ⁵⁵	一粒谷子
谷子 一 粒		一 粒 谷子	

（三）兼类名量词丰富

分析性语言词类兼用的现象比较丰富。布朗语固有名量词大多是从与量的形成有关的名词、动词、代词转化来的，属于转用量词。转用量词的来源是取自名词、动词、代词的整体或部分，表示与原型事物的形状、性质相关的量单位，这部分量词多为个体量词，也有集体量词和度量衡量词。整体拷贝型量词长期是兼类词。例如：

1. 来源于名词的名量词

名词	语义	量词	语义	名词	语义	量词	语义
ja ²¹ ʃiɿ ⁵⁵	叶子	ja ⁵⁵	片	sak ⁵⁵	谷子	sak ⁵⁵	粒
phɜɔ ²¹ ʃiɿ ⁵⁵	果	phɜɔ ⁵⁵	个（水果）	dɔk ⁵⁵	竹筒	dɔk ⁵⁵	筒

2. 来源于动词的名量词

动词	语义	量词	语义	动词	语义	量词	语义
kət ⁵⁵	砍	kət ⁵⁵	节	ʃa ³⁵	串（起来）	ʃa ³⁵	串
mat ⁵⁵	抱	mat ⁵⁵	捆	pjem ⁵⁵	抓	pjem ⁵⁵	把

3. 来源于代词的名量词

代词	语义	量词	语义
keɿ ⁵⁵	他们	keɿ ⁵⁵	些

在表义方面，有的转用量词仍保留原型词语的语法特点，既作名词、动词或代词用，也作量词用，即有名词、动词或代词的实在意义，又有量词的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基本意义表示个体事物的量，附加意义表示事物的形状、属性。例如：

1. 来自名词的名量词。ja²¹ʃiɿ⁵⁵由名词“叶子”的第一个音节ja²¹通过词汇化发展成叶子的量词“片”，并进一步由“片（叶子）”类推到表示片状事物如纸、标语、布告等；phɜɔ²¹ʃiɿ⁵⁵是“果子”的意思，用其第一个音节phɜɔ⁵⁵作水果的量词“个”，并由“个（水果）”扩展到圆形的碗、锅、球、鱼塘等圆形或接近圆形的物体；sak⁵⁵是名词“谷子”，兼用做谷子的量词sak⁵⁵“粒”，并由sak⁵⁵“粒（谷子）”进一步虚化，作颗粒状事物，如“珠子”、“沙子”、“老鼠屎”等物体的量词；xuan³⁵意为“孩子”，虚化作身体部位的量词“个（肩膀、鼻子）”，并进一步虚化表示“个（点心、口袋）”、“条（虫）”、“团（棉花）”、“块（肥皂、姜、手表）”、“座（墓碑、坟墓）”等；dɔk⁵⁵是“竹筒”义，后来兼用表示一竹筒事物的量；ɲja⁵⁵由“房子”义抽象出来表示一家的人。

2. 来自动词的名量词。kət⁵⁵作动词表示“砍”义，由砍的结果“节”引申表示“节”状事物的量，如kət⁵⁵“节（木头、柴）”；pɜa⁵⁵是动词“串（起来）”，由串的结果引申表示“串”状的事物，如ʃa³⁵“串（鱼、珠子）”；mat²¹由动词“抱”义引申表示双手合抱的量，如“捆（柴、麦杆）”；aŋ³⁵来自动词“张开嘴”的状态，表示具有相应状态的事物（带嘴的壶）的量词；pjem⁵⁵来自动词“抓”所具有的量表示量词“把（瓜子）”；ʃu³⁵是动词“吹（牛角）”，凭借“吹牛角的声音所传递的范围”之义做度量衡量词“里”。

3. 来自代词的名量词。keɿ⁵⁵是代词“他们”，由“他们”的复数义扩展为表示多数的

不定量词“些”。

以上名量词由名词、动词、代词发展成名量词的过程中，从最初配音（双音节化）的需要发展为语义表达的需要。

（四）名量词可重叠

布朗语名量词可重叠，重叠表示量多。例如：

mɔ ³⁵ ʃuŋ ³⁵ ʃuŋ ³⁵	一堆堆	mɔ ³⁵ ʃhəŋ ²¹ ʃhəŋ ²¹	一层层
一 堆 堆		一 层 层	
mɔ ³⁵ ŋji ²¹ mɔ ³⁵ ŋji ²¹	一天一天	mɔ ³⁵ vat ³⁵ mɔ ³⁵ vat ³⁵	一刀一刀
一 天 一 天		一 刀 一 刀	

参考文献

- 戴庆厦、蒋 颖：《论藏缅语的反响型名量词》，《语言暨语言学》（专刊外编之四），2004 年。
- 戴庆厦：《藏缅语个体量词研究》，载：戴庆厦主编《彝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年。
- 李道勇、聂锡珍、邱锬锋：《布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 刘 岩：《德昂语量词演变的历史层次》，《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 周植志、颜其香：《布朗语概况》，《民族语文》1983 年第 2 期。

A Study of the Nominal Classifiers in Blang from the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CHEN E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multi-layered description of an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minal classifiers in the Blang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ontact linguistics. It proposes that Blang enjoys a rather developed system of nominal classifiers, pinpoints some trai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minal classifiers in Blang, and analyzes the profound impacts of Dai and Chine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minal classifiers. It concludes that analytic characteristics and language contact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e and system of nominal classifiers in Blang.

[Keywords] the Blang language nominal classifiers typology

（通信地址：650504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